



战略与安全

SECURITY & STRATEGY

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AND STRATEGY
TSINGHUA UNIVERSITY



CISS 海外信息专报 (2021 年 4 月 1 日)

1、IISS 刊文分析美国对中东地区安全秩序的影响

3 月 31 日，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网站刊登了该所地缘政治尽调（Geopolitical Due Diligence）项目高级顾问约翰·雷恩（John Raine）撰写的文章《华盛顿返回重塑后的中东》。文章认为，当前中东两个相互竞争的地缘政治集团（一方以伊朗、土耳其为首，另一方以沙特、阿联酋为首）将迫使美国在接受新的战略平衡和将其作为美国新安全架构的基础之间作出选择。文章称，在美国战略收缩态势下，中东地区安全秩序迅速改变，非美国的投资与技术迅速介入，海湾国家已实现防务合作伙伴关系多样化。此外，以色列也凭借《亚拉伯罕协议》成为海湾地区安全的关键参与者，这种地区性解决方案降低了美国影响力。其原因有三：一是处在对立阵营的俄罗斯无法替代美国的原有作用；二是外部力量未能对两大地区性威胁（伊朗、伊斯兰极端组织）作出一致回应；三是该地区国家的响应要快于美国。但文章认为，美国安全担保作用虽有不足，却具备俄土等国缺乏的规模和经验，其作用依然重要。因此海湾国家需同美国实现新的协调。此外，未来两极化的中东可能出现新的平衡，但其稳定性会因美国

作用的缺失而降低，同时如果美国默许中东的地区性解决方案，美国的安全担保角色及其影响力都将发生改变。其关键在于美国是否愿意建立一个新的安全架构，并接受这一架构将与美国在世界其它地区主持的架构完全不同的现实。

<https://www.iiss.org/blogs/analysis/2021/03/washington-middle-east-geopolitics>

撰稿人：王乐瞳

2、《外交政策》：拜登政府的对欧政策应注重实际结果

3月31日，《外交政策》网站刊登了美国“马拉松计划”（The Marathon Initiative）负责人韦斯·米切尔（A. Wess Mitchell）撰写的文章《拜登团队对欧洲的拥抱缺乏内容：衡量美国对欧政策的标准应是结果，而非表象》。文章认为，虽然有必要重新恢复和加强美国同欧洲盟友的友好关系，但是，美国在欧洲所需要的不是良好的关系氛围，而是盟国政策的具体成果，以便在与中国竞争加剧的时代加强西方整体的战略地位。原因有三：第一，拜登政府作为“忏悔者”的对欧姿态在一定程度上浪费了特朗普时期积累的对欧政策杠杆；第二，认为只要去除“特朗普因素”并重新接触欧洲盟友便可有效对欧洲施加影响，但该观点完全忽视了特朗普时期达成的正面成就；第三，美国在欧洲的主要战略目标本质上要求欧洲国家向美国作出妥协，而拜登政府减少对欧洲施压的措施可能会适得其反。文章称，拜登政府改善对欧关系的目标应是实现具体性、战略性的结果。其衡量标准有四：

一是促使欧洲更加接近美国而非中国；二是更好地增强欧洲的自卫能力；三是协助建立一个能够在经济上与美国平等竞争，而非对美国施行更高监管和非关税壁垒的欧洲；四是帮助南欧与中欧国家摆脱“敌对势力”的诱导。文章认为，完全否定特朗普政府的对欧政策可能会弄巧成拙。判断与盟友的友好关系是否真正具有价值，关键看其能否产生可衡量的、具有战略重要性的结果。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1/03/31/biden-blinken-europe-trans-atlantic-alliance-nato-china-russia-strategy/>

撰稿人：王乐瞳

3、《金融时报》：美国不能对其盟友太挑剔

3月30日，《金融时报》刊登其专栏作家贾南·加内什（Janan Ganesh）的文章《美国不能对其盟友太挑剔》。文章认为，美国在大国竞争中强调价值观无助于提高其利益，却会束缚其双手。美国防长奥斯汀访问印度以及 Quad 首脑峰会都表明拜登政府打算部署一个针对中国的大棋盘，但这种外交手段要比直接对抗的手段更困难。美国的外交正面临选择：美国是否会出于自由民主原则的考虑而放弃与泰国、菲律宾乃至印度等国的联合？在亚洲以外，为了对抗中国与俄罗斯在中东和非洲等地的影响力，美国也不能仅与当地的民主国家联合，许多非民主国家在大国竞争中对美国而言是有利的。就此而言，拜登政府若过于强调民主价值观，其战略选择空间将更狭窄。可用冷战稍作类比：为了对抗共产主义，

美国保持着与许多非民主政权的联合；但冷战的前线在欧洲，其时西欧存在许多民主国家，而如今中美竞争前沿在亚洲，亚洲各国政权的民主程度则更复杂。因此，若美国真如布林肯所言要“支持全世界的民主”，要出于自由民主的原则而放弃务实的战略选择，这种自命不凡将有损于美国。

<https://www.ft.com/content/ff8abf95-abb4-48d9-83b6-728a0deec9ae>

撰稿人： 陈晖博

4、观察者基金会刊文分析阿富汗当前局势与美国政策前景

3月30日，印度智库观察者基金会刊登其战略研究计划研究员卡比尔·塔内加（Kabir Taneja）的文章《美国在阿富汗的风险对冲》。文章指出，随着5月1日美国撤军日期的临近，美俄接连提出了各自关于推进阿富汗和平进程的方案。与此同时，印巴达成在边境地区的停火协议，有报道称这一停火协议是由阿联酋居其中起调解作用，而这很可能是美国撤离阿富汗规划的一部分，因为印巴关系对于该地区局势稳定而言非常关键，巴基斯坦也非常担忧印度介入阿富汗问题以形成对巴包围圈。此外，阿富汗问题相关各方将于4月在土耳其商讨和平方案，这将成为美土恢复关系的契机，这也意味着拜登政府将土耳其纳入了这一和平进程中。巴基斯坦与阿富汗政府欢迎土耳其的加入，但印度和伊朗等国谨慎看待土耳其的角色。更复杂的是，美国在寻求伊朗、中国、俄罗斯等国在阿富汗问题上进行合作的同时，美国与这些国

家在更多问题上存在更大冲突。这种矛盾的伙伴关系意味着，若美国急于达成短期内离开阿富汗的目标，阿富汗的未来局势可能走向混乱。文章最后指出，关于阿富汗问题的任何双边或多边协议都必须基于 2020 年 2 月美国与塔利班达成的协议，塔利班非常重视这一协议，美国也不会再寻求其他的替代性方案。至于阿富汗局势最终走向何处，这需要美国作出明确而有力的姿态。

<https://www.orfonline.org/research/the-taliban-is-at-its-strongest-since-2001-this-needs-a-clear-us-response/>

撰稿人： 陈晖博

5、《华尔街日报》：拜登政府应当探索新型中东和平进程

3 月 29 日，《华尔街日报》网站发表美国外交学者沃尔特·拉塞尔·米德（Walter Russell Mead）的文章《如何为新中东带来和平》。文章指出，旧的中东和平进程旨在解决巴以争端，以此减少以色列与阿拉伯世界之间的对立，如今旧的进程已经消亡，巴以争端将不再直接主导该地区的议程。新的进程要求美国与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合作解决巴以争端，同时，美国针对伊朗地区安全的承诺将成为这一新和平进程的基石。如果美国明确承诺与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合作以阻止伊朗争夺地区霸权，就能促进阿以和解，同时为巴勒斯坦人建立一个国家，并巩固中东的势力平衡。从成本和收益的角度来看，一方面，即使这样做需要付出恶化美伊关系的代价，但与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制定区域协议也不会排除

美国与德黑兰继续进行核外交的可能性；另一方面，探索新型中东和平进程能够帮助拜登政府恢复美国的声望和全球同盟。

https://www.wsj.com/articles/how-to-bring-peace-to-the-new-middle-east-11617057345?mod=opinion_lead_pos11

撰稿人：聂未希

6、大西洋理事会：“美国盟友”成为令人讨厌的字眼

3月31日，大西洋理事会在其网站发布全球经济副主任和前欧盟南欧经济事务主任朱莉娅·弗里德兰德（Julia Friedlander）的文章《“盟友”什么时候成为了令人讨厌的字眼？》。文章指出，特朗普政府在与盟友打交道时错误地得出这样的结论：美国可以迫使或威胁盟友遵循其不公平的外交政策。一段时间以来，美国领导人经常采用严肃的措辞来表达某一政策的紧迫感，呼吁盟友做出必要的牺牲。但对合作伙伴来说，做出牺牲仅仅是一种选择，而非必须要做的事情。尽管拜登政府承诺重回联盟的轨道，但对于诸多美国的昔日盟友而言，至少在公开场合，“美国盟友”已成为一个不受人待见的词。作者认为，美国需要重回多边主义的轨道，重新构想联盟架构，并在集体行动中用实际向盟友证明，其追求的自我革新不是一个空洞的承诺。

<https://www.atlanticcouncil.org/blogs/new-atlanticist/when-did-ally-become-a-dirty-word/>

撰稿人：聂未希

7、报业辛迪加：中国的存在减少了美国经济通胀的可能

3月31日,《报业辛迪加》发表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政府系教授詹姆斯·加尔布雷思(James K. Galbraith)评论文章《中国没有出现在大通胀辩论中》。文章称,美国的大规模财政支出再次引发了通胀警告,并引发了人们对上世纪70年代的黑暗记忆。文章指出,银行和债券市场的经济学家们,特别是以哈佛大学的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H. Summers)为首的新凯恩斯主义学派,根据菲利普斯曲线所假定的通货膨胀和失业率存在着反向关系,对拜登政府大规模增加货币供应量可能引发恶性通货膨胀的风险不断发出警告,然而这并没有发生。文章表示,现实的经济情况抹杀了菲利普斯曲线的假设,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找不到任何较低的失业率会带来通货膨胀的证据。文章认为,中国成为世界上领先的制成品及消费品的生产国,基于其重视生产稳定、通过学习新技术以降低成本的经济精神,并不会利用美国的高需求来推高美国国内商品价格,从而引发美国内部的通货膨胀。唯一存在的通胀危险来自那些煽动与中国发动战争的人。美国的不平等与不稳定问题并不是由于物质匮乏,而是财富和权力分配不均。

<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us-stimulus-inflation-threat-reflects-outdated-economic-model-by-james-k-galbraith-2021-03>

撰稿人:凌邦皓

8、报业辛迪加：新的中国冲击可能改变全球经济秩序

3月31日，《报业辛迪加》发表欧洲对外关系理事会联合创始人兼理事马克·莱昂纳德（Mark Leonard）的文章《新的中国冲击》。文章称，与中国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样，中国现今寻求实现经济自力更生和地缘政治主导地位的新战略对西方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而这次的不同之处在于，西方领导人不再致力于“对等接触”的幻想。文章指出，中国提出“双循环”的经济新战略的背后，蕴含着一个可能改变全球经济秩序的理念。中国不会作为一个通过贸易和投资与世界相连的单一经济体来运作，而是将其塑造成一个双分叉的经济体：通过外部循环与世界其他地区保持联系，并逐渐被用来培育内需、资本及思想的内部循环所掩盖。“双循环”的目的是使中国更加自力更生，保证多样化的供应链，以便在不被美国“卡脖子”的情况下获得新技术，并将其对外经济联系转化为全球政治力量。

文章认为，新的中国冲击对西方的影响将与第一次冲击有根本性的不同。首先，双循环战略将影响传统西方经济所主导的尖端行业，其可能掏空西方高科技和服务业的高薪工作岗位。其次，中国现在也在将寻求制定和执行新的贸易、投资和知识产权规则，中国公司正越来越多地试图定义技术的未来。此外，中国将利用“一带一路”倡议等渠道将其标准与其国家资本主义模式一起输出，西方公司在外部市场将面临与在中国本土一样的竞争环境。

文章建议，西方国家的首要任务是通过制定产业和投资政策来刺激创新和保护其知识产权，特别是在隐私、数据保护、碳定价等问题上建立共享标准，以扩大全球经济中对非中国技术和框架开放的份额。欧洲则需要颁布市场内改革，以保护自己不受经济胁迫。

<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the-new-china-s-hock-by-mark-leonard-2021-03>

撰稿人：凌邦皓

9、报业辛迪加：民主政府应当设立基于规则的框架和激励竞争的制度

3月31日，《报业辛迪加》发表普林斯顿大学历史系教授哈罗德·詹姆斯（Mark Leonard）的文章《为民主道歉》。文章称，民选政府最近犯下的错误突出表明，民主国家在处理一个广泛而复杂的流行病问题时面临着独特的困难。尽管如此，新冠病毒危机提供了明确的教训，验证了政府应该扮演什么角色这个问题的答案。文章表示，这场大流行病暴露了民主国家在应对复杂而迅速变化的局势时面临的问题：当政府被迫做出如此多的决定时，有些决定不可避免地会显得不公平，甚至是错误的，关于旅行限制、封锁或疫苗优先级的政策必然体现出某种程度的任意性。文章指出，民主政府很难对复杂的科学数据进行快速评估，尤其是在尽快生产和部署安全有效疫苗的压力下，而其对安全性提出的任何怀疑，都会招致反疫苗者的怀疑和抵制。过去的错误政策也会加深

党派分歧，并使大众对民主的基本原则埋下了更多的不信任。文章认为，新冠病毒危机为民主政府提供了两个可推广的教训：首先，越是以规则为基础的制度，越能有力地管理批评。由明确的、预先确定的标准引导的封锁政策不仅可以遏制病毒，还可以遏制随之而来的指责和怀疑。其次，疫苗稀缺和分配不公的问题可以通过生产尽可能多的剂量来解决，从而减少了公众对提前获得疫苗者的怨恨。而疫苗的快速研发与生产取决于大量的公司参与竞争过程，并有一套明确的激励机制。

<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covid-shows-needed-for-rules-based-approaches-and-competition-by-harold-james-2021-03>

撰稿人：凌邦皓

10、ECFR：欧盟需要生产自己的疫苗

3月29日，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ECFR）在其网站发布研究员乔安娜·霍萨（Joanna Hosa）和塔拉·瓦玛（Tara Varma）合撰的文章《Sputnik 在欧洲：俄罗斯疫苗对欧洲卫生主权来说意味着什么？》。文章指出，由于卫生政策不属于欧盟的职权范围，欧盟在该领域缺乏战略自主权。但卫生问题现在是欧洲安全的核心要素之一，与国防和关键基础设施部门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新冠疫情暴发以来，由于生产问题导致疫苗在欧洲相对匮乏，越来越多的欧盟国家开始采购俄罗斯的 Sputnik 疫苗。这些国家的做法引发争议，一方

面是因为 Sputnik 疫苗尚未获得欧洲药品管理局（EMA）的批准，而更重要的是，有人担心俄罗斯会将疫苗作为政治工具以破坏欧盟的内部团结。作者认为，疫苗是应对诸如新冠病毒大流行等卫生问题的最佳解决方法，鉴于未来卫生问题仍可能爆发，欧盟应该加大对医药设施和制造链的投资力度，生产自己的疫苗。这一年多以来，尽管欧盟在应对新冠疫情方面已经做了很多努力，但为了提高欧盟在卫生领域的自主性，欧盟应当在条约层面做出正式的改革。

<https://ecfr.eu/article/sputnik-in-europe-what-russias-vaccine-could-mean-for-european-health-sovereignty/>

撰稿人：聂未希

撰稿人：凌邦皓、聂未希、王乐瞳、陈晖博

审稿人：贺刚、杨舒涵